

最富实力 最具影响 最有人气

当代中国实力派女作家书系

梁鸿鹰

主编



魏微

著

暖与凉

一辆卡车飞驰而过，带起漫天灰尘，
使这个真实的世界在那一刻显得模糊了

梁鸿鹰

薛家巷

情感一种

姐姐弟弟

沿河村纪事

家道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当代中国实力派女作家书系

魏 微 著

暖与凉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暖与凉 / 魏微著. — 北京 : 中国言实出版社,
2014.1

(女作家书系 / 梁鸿鹰主编)

ISBN 978-7-5171-0351-6

I. ①暖… II. ①魏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5号楼105室

邮 编: 100101

电 话: 64966714 (发行部) 51147960 (邮 购)

64924853 (总编室) 68581997 (编辑部)

网 址: www.zgyschs.cn

E-mail: zgyschs@263.net

经 销 新华书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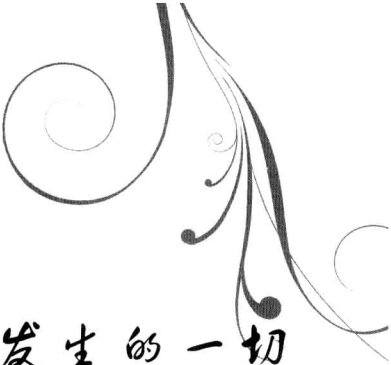
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7.25印张

字 数 172千字

定 价 22.00元 ISBN 978-7-5171-0351-6



女歌者或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

——为《当代中国实力派女作家》书系而作

梁鸿鹰

写下这个谈论小说的题目，心里有些打鼓，首先是“女歌者”，然后又是“世界”云云，难道男作家不是“歌者”？难道男作家不面对“世界”？但我也想问，面对每天都在被制造的喧闹、浮躁与庞杂，哪些说法对哪些人会真正具有合理性呢？还有——什么合理，什么不合理，难道会是有一定之规的吗？而且，文学或者小说如果都在一定之规里面，那还能称之为文学或小说吗？其实，文学经常面对的恰恰是一些不确定、不肯定的经验，作家提供细节、动机、苗头，一步步地构建着自足的审美世界，往往是在含混中与读者共同探寻意义、发现价值、暗示前景的。魏微、乔叶、金仁顺、戴来、叶弥、滕肖澜、付秀莹、阿袁，八位作家是当前女作家行列中的佼佼者，创作活跃、备受瞩目，中短篇小说向来人缘极好，她们善于用自己极富感性与智性的笔触，描摹出现代社会中男男女女躁动不安的心态，勾勒出这些人在迅速变化着的世界里的奔忙、辛劳，让读者一窥世间那些万番流转、林林总总、千折百回的真面目。作家们还特别善于透过主人公光鲜的外表，把他们的情感焦虑、内心挣扎、行为异动揭发出来，

提醒人们提防、拒斥生活中那些磨损人心的负能量，安顿好自己的心灵，亲手全力以赴地迎接更加多彩美好的未来。

因为，这未来正是从当今延展而来的，由这世上万端细枝末节的真面目造就，大多情况下隐在了平常人的日子里，只不过我们没有长上一双灵异的慧眼——像眼前这八位无比敏感而聪慧的女作家或女歌者们那样，能够细致入微地、一层层地把真相亮出来。在魏微看来，日子表面上看一家与一家大同小异，内里却是没法比的，家底儿、德行、运气统统都要裹进来搅局，然而“更多的人家是没有背景的，他们平白地、单薄地生活在那儿，从来就在那儿。对于从前，他们没有记忆，也不愿意记忆。从时间的过道里一步步地走出来，过道的两旁都是些斑驳脱落的墙壁，墙角有一双破鞋，一辆自行车，过冬用的大白菜；从这阴冷的、长而窄的隧道里走出来的人，一般是不愿意回头看的。”（《薛家巷》），这薛家巷已然成为一个世道人心的凄冷演兵场，你在上面不管有多凛然，不管如何深文周纳，也迟早要露出大大小小的破绽来，烟火气就是这样产生的。

有烟火气处必有精彩或倒霉的人生，无非是饮食男女、蜚短流长、聚散无定。比方说在职场，在商场，一边是金融、实业、期货、投资，一边是男男女女、你来我往，听他们口头上说是渴望平静的，是要心如止水，但一落实到行动上就偏偏是不肯安分的了。他们不知是被欲望还是被生活之流推着、牵引着，一步步走向自己未曾预料到的结局。滕肖澜在《倾国倾城》里写的那个叫庞鹰的女孩子，不知不觉地“与人家苏园园”的老公佟承志搭上了。有天晚上，她“脑子里乱糟糟的，像缠成一团的毛线，总也找不到头。一会儿，好不容易理齐了，倏忽一下，变戏法似

的，又整个的没了，空荡荡的，什么也没有。更叫人彷徨了。”而且，她到底还是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，生活中的那些吊诡的东西，犹如她的“老前辈”崔海的告诫——“每个字都是双刃刀，两边都擦得雪亮，碰一碰便要受伤。不是这边受伤，便是那边受伤。血会顺着刀刃流下来，一滴一滴，还没觉出痛来，已是奄奄一息了。”可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她决绝地体验着、领悟着，不肯抽身而去。这便是一种新的人生样态吧。

当然这种样态在金仁顺的笔下更多的是情爱，是男男女女之间的瓜葛或者纠葛，她有篇作品写了一般人都不怎么敢涉笔的医生，写在医生之间发生过的情爱关系的逆转。其中有两个人这样议论男人和女人，“他们这些做医生的男人，从来不会觉得女人是玫瑰，女人对他们而言是具体的、真实的，里里外外都清晰无比。只有黎亚非老公那种职业的男人，才会觉得女人是玫瑰，是诗，结果呢，我们这些当医生的，能救女人的命却不一定能得到她们的心，或者说爱，而黎亚非老公这类男人，却能要了女人的命。”（《彼此》）你不得不佩服作家看得深。作品中的男人与女人，始终是在寻找着彼此。他们得到了彼此却又忙着远离彼此，最终实实在在地失去了彼此。这便是生活的变数造成的，更是心灵的变数所致。

不过，生活的变数或者世界的变数，无论城乡，恐怕都会有相似、有相异的吧。但乡村给人的感觉到底是不一样的，在付秀莹笔下，乡村散发的气息不单有十足的底气与野性，在细腻具体方面往往超过我们的认知。因为，即使世界再变化，我想总有一些东西是要影响人的舌尖、心头或者眼底的啊。比方乡下的时间感，乡下的色彩与声响——“夏天过去了。秋天来了。秋天的乡

村，到处都流荡着一股醉人的气息。庄稼成熟了，一片，又一片，红的是高粱，黄的是玉米、谷子，白的是棉花。这些缤纷的色彩，在大平原上尽情地铺展，一直铺到遥远的天边。还有花生、红薯，它们藏在泥土深处，蓄了一季的心思，早已经膨胀了身子，有些等不及了。”（《爱情到处流传》）就在这样如诗如画的背景下，在人们的意识之外，那些有关爱情的故事慢慢地、永久地流传着，不管我们是否记得、写得下来，一切似乎都难以阻挡。

不过，世上的一切终究又都是可以细究与质疑的——只要关乎人的心灵，关乎人的情感，文学生长的空间就是这样构建、生长起来的，用以丰富人们的感受与感官。我们的眼睛、我们的视觉，可能是最可宝贵的东西之一，可能也仅次于生命了，但现代都市里的我们给它什么样的机会呢？我们应该给它什么样的机会呢？戴来有篇小说叫《我看到了什么》，很让人有所触动。是啊，人虽说贵为宇宙之灵长，似乎一切都可以在人的掌控之中了，但是，似乎一切又都从人的眼前溜走了。如果我们只满足于死心塌地做俗世的“甲乙丙丁”，如果我们按照生活规定的步子“一、二、一”地走下去，每个人大概都不会为自己的内心收获更多的。幸好，那些天才而敏感的歌者们，用自己的文字，不倦地为我们留存了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的踪迹，不是这样吗？

为追溯、探访这些踪迹，还是让大家再次回到自然、回到乡间吧。自然无疑是我们心中最辽远、最开阔的存在了，这里生长与发育的一切都没有受到惯常的约束，任何踪迹都是天然伸展的。不过，我还是惊叹于叶弥的感官对大自然、乡间所有美好的精准捕捉，而且，她生发于内心的情愫是那样的纯粹——“农历

九月中旬，稻田收了，黄豆收了。每当看见空空的稻田和豆田，我的心里会涌起无比的感动，人类的努力，在这时候呈现出和谐、本分的美。种植和收割的过程，与太阳、月亮、风息息相关，细腻而美妙，充满着真正的时尚元素。”（《拈花桥》）当然，她向来毫不吝啬自己对生长于自然之中的鱼虫花草、猫狗鸡犬的赞美，她在《香炉山》里写“我”在乡间的道路边上掩埋蝴蝶翅膀，在《桃花渡》里写在蓝湖边葬掉一岁大的猫咪“小玫瑰”。她写着这一切，是为了哀悼什么吗？“城市的光和影极尽奢华，到处是人类文明的痕迹。我出生在城市，在城里整整生活了二十八年，从来不知道城市到底意味着什么。就在今晚，我突然明白，城市里的文明和奢华，原来是为了消除人心的孤独。”在这个世界上，人原来是如此的孤独啊。在这里，我想起 110 年前德国诗人里尔克吟诵过的：“说不定，我穿过沉重的大山/走进坚硬的矿脉，像矿苗一样孤独/我走得如此之深，深得看不见末端/看不见远方：一切近在眼前/一切近物都是石头”（《关于贫穷与死亡》），叶弥发现的孤独居然需要城市的喧嚣给予支撑，与里尔克的想法如此相通。

其实最需要支撑的当然还是人的内心，乔叶的《妊娠纹》写了想偷一次情的女人的矛盾心理，她事到临头，性的冲动生生被自己的妊娠纹给制止了，这便是心里没有底、没有支撑吧。再比如惯于写高校众生相的阿袁，同样发现了现代人心里发虚与飘忽的状态，她在《汤梨的革命》里以“围城”式的笔调写道：“三十六岁对女人而言，按说是从良的年龄，是想被招安的年龄。莫说本来就是良家妇女，即便是青楼里的那些花花草草，到这年龄，也要收心了，将从前的荒唐岁月一古脑儿地藏到奁子里去，

金盆洗手之后，开始过正经的日子。这是女人的世故，也是女人的无奈。所以陈青说，女人到这个时候，黄花菜都凉了。陈青三十九，是哲学系最年轻的女教授，也是哲学系资格最老的离婚单身女人。这使她的性格呈现出绝对的矛盾性，也使她的道德呈现出绝对的矛盾性。”因发虚所以就矛盾、就纠结，这同样是这个现实世界投射给人们心理的种种不正常情状之一，女作家们记录下来这一切，是惋叹，更是歌吟。

是为序。

2013年12月8日北京德外

(作者为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、著名文学评论家)



目 录

女歌者或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

——为《当代中国实力派女作家》书系而作 ····· 梁鸿鹰 1

薛家巷 /1

情感一种 /46

姐姐和弟弟 /84

沿河村纪事 /124

家道 /189

薛家巷

从汉口路出来，穿过宽敞的中央路，就到薛家巷了。薛家巷是一条小巷，不足 500 米，巷面很窄，它的尽头，横向是另一条巷子，叫“藏经楼”，从这条巷子走出去，向北是鼓楼，向南是珠江路。这条巷子又分支出更多的巷子出来，弯弯曲曲，曲径通幽。住在这一带的人，大多是一些中下层的平民，虽不是老南京，大约也在南京生活了几十年，很小的时候就住在这里，现在还住在这里。

这一带的房子，大多也是一些低矮潮湿的平房，灰砖灰瓦，看上去很陈旧了。也有楼房，两层小楼，沿街的墙壁上开出窗户来。不管是平房还是楼房，都有飞檐和尖屋顶，下雨的时候，雨水沿着瓦缝往下淌，细细的，很文静。

房子是很有点历史了，只要看那砖瓦的样式和房子的结构就知道了，砖瓦的样式很秀气，窄而长，房子的构造呢，分过道和厢房，进去以后才是正房，这中间便是天井。天井一般都很小，

有的天井里能住几户人家，楼上楼下，踏着褪色的红漆地板上楼，陈年的灰尘会落到楼下人家的窗户上。

晴天的时候，这里又是另一番情景了，家家户户忙着晒衣服、晒被子，夏天也不例外。夏天的时候，人们把隔年的衣服从箱子里搬出来，照太阳，衣服里有陈旧的气味，絮絮棉棉的，仿佛像灰尘，也有一种淡淡的清凉，那是樟脑的气味。

有背景的人家，这时候尤为伤感，因为有一些旧衣衫，也许是朴素的布衫，也许是绫罗锦缎的旗袍，现在旧了，破损了，压在箱子里很多年，每年都要拿出来晾一晾。明知道是没有用处的、穿不得的，还是很小心地，爱怜地，在太阳底下抚摸着织锦的缎子，想起了从前，自己的出身，那一段光华的岁月，现在都去了。

更多的人家是没有背景的，他们平白地、单薄地生活在那儿，从来就在那儿。对于从前，他们没有记忆，也不愿意记忆。从时间的过道里一步步地走出来，过道的两旁都是些斑驳脱落的墙壁，墙角有一双破鞋，一辆自行车，过冬用的大白菜；从这阴冷的、长而窄的隧道里走出来的人，一般是不愿意回头看的。

还有一些是穷人，他们每天都在走路，很努力地，挣扎着，他们朝时间的深处走去了……

这一带是南京的繁华地带，位于著名的新街口和鼓楼之间，也有很多标志性的建筑物和单位，如南京大学，鼓楼广场，江苏电视台，北京东路。总之，出了薛家巷口，天地一下子变得开阔了，明朗了，静静的空气里有种盛世的气息，它是物质的，现在的，沾满了灰尘的，享用的。每天，从中央路上经过的人流不计其数，青年人穿著华服，也有一些老人和孩子，满腹忧虑的中年人，穷人和富人，小商贩和妓女……他们从中央路上经过了。

有时候，他们也会经过薛家巷口，朝里略张望一下，并不停下来，又继续前走了。也有一些人会在这里买一份报纸，或者在

巷口吃一碗鸭血汤，很便宜的，一块钱一碗。坐在干净的桌椅前，看着秋天的梧桐在风中有节奏地摆动，听着昆曲《牡丹亭》的唱腔，温婉的、哭泣的声音在整个巷子的上空飘荡。在不远处，巷子的尽头，风吹过来油炸花生米的香味，油腻的，温暖的，肥沃的气味，让人想起了跟幸福和喜悦相关的一些事。

在南京，这样的巷子还是很多的，它们分布在城市的深处，各个角落里。有的巷子更为阔朗些，柏油路面，两旁的梧桐枝叶很茂盛，天空从枝叶间一点点、一条条地漏进来。在宁海路一带，就有着这样的巷子，它们清洁，寂静，太阳即使在夏天也显得阴凉。这儿分布着一些旧官邸，青灰的砖墙，爬山虎从墙上探出头来。

华侨路一带的巷子是明朗的，这里离新街口已经很近了，它的上空常常是一方苍白的天。如果是在夜晚，凌晨两三点走进这条巷子里，抬头看天，天色仍是苍白的，像白夜。巷子两旁的人家都睡着了，在那灰白的夜色里，还能依稀分辨出砖红色的两层小楼，较之薛家巷的更为挺拔，精致。这里一家一户地住着人，都是些体面人家，有计算的、安详地过着物质生活，并不过份的——是祖上留下的房子，很有些基底了。

太平南路一带的巷子呢，则是另一种，窄而长，从院墙之间走过时，只能看到尖尖的屋顶上的“一线天”。巷面是宽敞的，也是那种两层的青砖小楼，家家户户的窗户开着，迎阳的那一面用竹竿搭着晾晒很多衣裳。下午三四点钟光景，有人开始做甜点吃，窗户里飘出黑糯米的甜香。这一带的生活里有着沉醉靡烂的气息，是属于典型的城南的、市民的。——从前的南京在这些巷子里又重新活过了。

薛家巷1号是一个长方形的院子，临街，里面挨挨挤挤地住着十来户人家，都是些中底层的平民，开修车铺的，卖茶叶蛋的，也有家境稍好一些的，比如鼓楼医院的退休护士，或者是烤

鸭店的厨师，他们是薪水阶层，每个月靠那么点微薄的工资吃饭，然而觉得很平安。

院子并不很大，要穿过两个狭长而光线幽暗的过道，才能进入正房；在过道与过道之间，有一个小小的天井，扁而偏狭，在天井的右侧，有一个公用的自来水平台，平时，1号大院的人们来此洗衣、淘米，水费是按人头算的。

穿过第二个过道，就进入正房大院了。院子右首，相当于在厢房的位置上，有一幢两层的红砖小楼，很旧了，楼上楼下分住四户人家。左首是一排平房，也是正房，坐北朝南，房子六间，分住三户人家，一律是灰砖灰瓦，年久失修，外墙上的石灰有点斑驳脱落了。

能够住在这正房大院的，也都还是一些体面人家，虽然穷，可是那穷是有根底的，像楼下的陈三家。陈三在下岗之前，是国棉十三厂机修组的组长，一个小小的组长……现在，只有陈三自己记得，他曾经是一个小小的组长，是七八个机修工的小头目，自己也带学徒，两个十六七岁的小孩子，很难得了——现在，还有谁家把自己的孩子送来做学徒呢？人虽小，绒毛还没长足，就开始学说色情笑话了。

陈三自己也说，但不是很自信，说到一半，自己先笑起来；虽然结婚很多年了，也知道那劳什子是怎么回事，但说起时，还是觉得气力不够，很腼腆了。大部分时候，他在一旁听着，有人敬上烟，点上火——陈三一旁听着，觉得很尊严。

那时候，他是他自己世界里的王。一个男人，不拘怎么样，在他那微小而整齐的世界里，他被人需要着。他健壮，蓬勃，雄性，话很少，那声音却因肯定而显得铿锵。成年里，听得机器“哐当哐当”发出轰鸣的声音，也有女工“咕咕呱呱”说笑的声音，——女人大都是喜欢跟他在一起的，也不怎么地，只不过一起呆着，说上两句话；也有调皮大胆的，喜欢逗他，跟他说一些

上火的话，陈三倚在栏杆上，只是微笑着，或者侧头看过来，烟叼在嘴里，一翘一翘的，很坏了。——那些女人啊，现在，她们在哪呢？

常常地，机修组会出现很多故障，也有机器的，也有人的；这时候，就有人从太阳底下跑过来，一叠声地叫着“师傅师傅”——那时候，他也不过才三十吧——他听着，拿报纸擦手上的油垢，连眉毛都不眨一下。有一次，他一个学徒病了，他去医院看他，临走的时候，他在他的枕头底下塞了一些钱。对这件事，他至今还记得，也不知为什么，大概总能给他一种温暖尊严的感觉。

他离开厂的时候才三十六岁，从十六岁起开始做学徒，他在工厂里呆了整整二十年。到现在，他回忆起那段往事，仍有种很吃力的、扑朔迷离的感觉，因为隔得太远了，也不太可能回去。整个时代像“轰隆隆”向前开的列车，陈三跟着列车跑了几段，就停了下来。

离开厂的时候很平静，他是最后走的那批人。也没有办什么手续，只是脱下沾满油污的工作服，换上深蓝色的圆领T恤，就回家了，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。

陈三家的里侧，住着一个老太太，八十多岁了，姓姜，是鼓楼医院的退休护士。她年轻的时候身体不好，病病歪歪的，却一直活了下来，自己都觉得意外。现在呢，身体反而比从前健硕了，硬朗了，也不知为什么。

她生育的四个女儿，除了一个在西欧小国，三个女儿都生活在南京，并已结婚生子。她们常回来看她，在某个星期天的下午，也许是晴天，穿过斑驳的、撒满了梧桐影子的庭院，她们来到了母亲的家，看见门正洞开着，老人家正端坐在外间的藤椅上读报。读《扬子晚报》。阳光撒在当门的油漆地板上，一跳一跳地，不知为什么，有一种很寥落的、清冷的感觉；院子里静极

了，静静的中午人们都睡去了。在老太太的房间里，也只能听到钟摆的摇动声，显得异常的庞大。

屋子里摆放着一些日常的东西，五斗橱，太师椅，弓墩桌，在地下，有一只小竹椅，有些旧了，坐上去会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。有一只猫，它躺在竹椅上，蜷缩着身体，它似乎是睡着了。墙上挂着木质镶边的镜框，镜框里有一些很含糊的旧照片，大大小小的，尺寸不等，也有一些照片斜挂着，想是因为外物震动的缘故，露出镜框里那暗黄色的硬纸板。——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，干净得有些刺鼻，缺少人气，毕竟这是一个老太太的房间，房间里有一些空气是属于从前的。

她女儿站在门外，看着母亲，在太阳光底下；这也许是她心目中母亲生活的理想，一个老太太，八十多岁了，身体健康，精神矍铄，她每天都在看《扬子晚报》，很认真地，戴着老花眼镜，每一页每一页地翻过。她最喜欢看分类广告版，里面有征婚的，转让旧家具的，出租或招租房子的，找工作的，只有这些，她觉得是和她的生活靠得很近的，里面有一些旧阳光，很慢地，很温暖地靠近了她。有时候她也抱怨着：现今的晚报实在不能看了，差哟，哪像从前……可还是一页一页地看下去了，能在报纸里消磨一个下午，一天，漫长的、也许是短暂的光阴，她觉得正确。

她女儿站在门外看她，久久地，也许只是一瞬间，突然觉得心里很是酸楚；她站在阳光底下，可是无端地感觉到有些冷。她叫了声“妈”，拉得很长，很绵软，因为知道自己的声音很艰难，有些异常。

老太太抬起头来，看见亲爱的小女儿回来了，这空洞的屋子里又多了一个人，多了一条身影和一些声音，她觉得欢喜。她折起报纸，把眼镜放到镜盒里，撑着扶手正欲站起来，已被女儿一把按下去了。

母女俩在空明的房间里说着话，无非是一些日常的生活。她这几个女儿中，她最疼的就是这小女儿，也不知为什么。生她的时候很吃了一点苦头，差点连命都送掉了，每次想起来还后怕。现在呢，还活着，一天天地捱下去，说不定哪天就终结了；前头的路很苍茫，也没有多少快乐可言，然而能活下去还是好的。她大女儿已经年近五十了，在一家科研所做主任，活得兴兴头头的，二女儿是下岗女工，三女儿呢，十年前移民到比利时去了。只有这小女儿，她的生活不好，也不坏，比较接近于某种真实，仿佛从来就在那儿。

母女俩拉着家常，说起邻居们，住在平房里的吕家，以及对门的孙老头，——他快要死了，最多熬不过这个冬天。他住在一间背阴的小房子里，一看就知道是临时搭建的，比不得那些老房子有身份，有历史。他年轻的时候在码头做苦力，现在呢，老了，气力一天天地从他的身体内消失了，他变得小而瘦，成了一具躯壳。

老太太叹道：“可怜见，这么一把老骨头了，每天还要自己生炉子做饭，烟熏得鼻涕眼泪一把抓；又病着，一到天凉，咳嗽病就犯，夜里，我睡在里间，离得这样远都听得见，有时真担心他一口气接不上来，就背过去了。他那房间，你待会儿去看看，更是待不得，又潮湿，光线又不足，尿屎硫磺屁，全搅和在一块了。说起来，真正又可怜，又可嫌。”

女儿正在织一件酱黄色的开襟毛衣，已经织到袖子了，不时地在母亲的膀子上比试着。她并没有听母亲的说话，只是很安详地，坐在自己母亲的脚边，那只小竹椅上，不时地听到身底下的竹椅发出“吱吱嘎嘎”的声音；虽然自己的女儿已经念初中了，然而能像现在这样，坦荡地、娇痴地做一个人的女儿，她到底是喜欢的。

老太太又说：“他比我还小三岁呢，我是属羊的，他属狗。”